

# 畫中尋葩——老蓮古畫插花學攷覽

## Seeking Beauty in Painting-The Art of Flower Arrangement in Chen Hongshou's Ancient Paintings

曹玉星

Cao, Yu-Xing

南通博物院研究員

### 摘要

儒客大家陳洪綬（1599-1652），晚明浙江諸暨楓橋人，字章侯，號老蓮，他作品中無不包含插花器等博古物具和植物素材，對其畫作中頻頻出現的插花作品，未有人從插花科學、美學等角度進行系統的研究。今從其傳世的優秀畫作中，作一番插花學的爬梳剔抉闡釋，一窺老蓮的花事美學，老蓮的插花題材繪畫，一是創造性地融合了晚明江南地區流行文化的視覺元素，包含豐富多彩的中國古典插花器型流變各時期之古物和江南園林中常見園藝觀賞植物；二是多融合豐富多元的人物形象和各類清供畫題，刻畫了人物的內心世界或清供意趣，從而營造出超越古今的繪畫意境，這種古今交融的藝術氣質特顯畫家的個人天賦，無不彰顯「愛花」之人的「胸藏丘壑趣遠，且留春住閑和」的性靈之美。老蓮古畫插花之美，其所畫插花器等博古物具和植物素材，似乎像是其一生和馨香世界「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畫中素材道具從時間線外視角看正是晚明獨特的文化語境。從無我視角看不就是老蓮人生之道具嗎，這就是他性靈之風標，藝術之徽記。老蓮古畫插花之美，所繪插花的各類型如同繪畫造型藝術極富秩序美和空間美，彰顯明代中國古典插花之巔盛。老蓮一生，才華橫溢，於詩書畫等均能獨樹一幟。其成就是多方面的，最大成就和對後世最傑出的貢獻除他的繪畫藝術之外，難道其古畫中所表現的插花藝術不也是對中華古典插花的貢獻麼？！

【關鍵詞】陳洪綬、古畫、插花藝術、中華古典插花

---

\* 曹玉星，南京林業大學兼職教授，南通博物院研究員。

Yu-xing Cao, Adjunct Professor,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Researcher of Nantong Museum.

## 前言

國人的插花活動或花事活動，在約3000年前的中國古代就有記載。至明朝（1368-1644），是插花藝術復興、成熟和沉滯時期，插花技術和理論都形成了完備的體系。<sup>1</sup>這一時期的許多插花理論專著相繼問世。例如王世懋（1536—1588）的《學圃雜疏·花疏》（成書於1587年），屠隆（1543-1605）的《考槃餘事》《山齋清供箋》（成書於1590年），高濂（1573-1620）的《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成書於1591年）之《瓶花三說》，張謙德（1577-1643）的《瓶花譜》（成書於1595年），屠本峻（1541-1622）《瓶史月表》《花小友》（成書於1596年），袁宏道（1568-1610）的《瓶史》（成書於1599年），陳詩教（生卒不詳）的《花裡活》（成書於1616年），王路（生卒不詳）的《花史左編》（成書於1617年），文震亨（1585-1645）《長物志》《花木》《位置》（成書於1621年），王象晉（1561-1653）的《群芳譜》（成書於1621年），陳繼儒（1558-1639）的《小窗幽記》（成書於1573-1620萬曆年間），吳彥匡（生卒不詳）的《花史》（成書於1628-1644崇禎年間），何仙朗（生卒不詳）的《花案》（成書時間不詳），程羽文（生卒年不詳）的《花曆》《花小名》（成書時間不詳），曹介人（生卒不詳）的《花品》（成書時間不詳），夏旦（生卒不詳）的《藥圃同春》（成書時間不詳）等插花理論佳作，從不同角度對採花、保養、品第、花器、構圖、配置、環境、修養、欣賞、花性等諸多方面的理論和技術作了系統全面的論述。其中《瓶史》影響最大，袁氏不僅將插花理論帶到嶄新的境界，而且進一步將插花由「重人」提升到「愛花」的立場，從「花」的角度來考慮相關事宜，推崇一種「愛花、惜花、賞花的精神與格調」<sup>2</sup>而同時代的儒客大家陳洪綬（1599-1652），晚明浙江諸暨楓橋人。字章侯，號老蓮，他作品中無不包含插花等器具和植物素材，無疑是一位「胸藏丘壑趣遠，且留春住閑和」的「愛花」之人。然而對老蓮的研究在歷史學、藝術學、美術等方面較多，如黃湧泉編著《陳洪綬年譜》（人民美術出版社，1960）、《明陳洪綬歸去來圖卷畫冊》（臺灣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74）、《明陳洪綬畫集》（中華書畫出版社，

<sup>1</sup>曹玉星、楊秀蓮，《插花學初論》（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8），頁15。

<sup>2</sup>傅佩琍，〈明代花藝理論研究以張謙得「瓶花譜」為核心〉，《明新學報》，33卷（2007.7），頁71-88

1974)、陸偉文《走進藝術大師生活叢書：陳洪綬》(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裘沙 著《陳洪綬研究:時代、思想和插圖創作》(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吳山明 主編《陳洪綬研究文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陳玉銘 著《陳玉銘說陳洪綬》(河北美術出版社，2004)、吳敢，王雙陽 著《丹青有神：陳洪綬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盧輔聖 主編《朵雲68：陳洪綬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陳洪綬畫集》(中國美術出版社，2010)、《陳洪綬畫集》(福建美術出版社，2012)、阮榮春 編《海外藏明清繪畫珍品(陳洪綬 華岳卷)》(遼寧美術出版社，2015)、(明)陳洪綬撰，陳傳席(點校)《陳洪綬集》(中華書局，2017)、《陳洪綬全集》(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中國好丹青 陳洪綬》(四川美術出版社，2021)等等。「雖然，陳洪綬研究起步於中國大陸，但首先值得關注的成果則來自於美國、日本。正是他們的研究進一步引發了中國的陳洪綬研究向細緻化、精微化發展。」<sup>3</sup>

通過文獻查閱，對老蓮古畫的中的插花形象研究的較少。其中對插花器研究的有殷媛媛、張春新〈陳洪綬人物畫中花瓶造型藝術研究〉，<sup>4</sup>文章考察陳洪綬人物畫中的插花器花瓶形象，探討了畫中花瓶與人物之間的關係，以及陳洪綬人物畫中花瓶這一物象的使用範疇，結合陳洪綬生平及當時社會環境等，把花瓶作為陳設器具，在畫面營造了裝飾意境，展現了一定的情趣，同時也是畫家內心情感的寫照。也是基於裝飾藝術之美術角度。還有林岩〈陳洪綬繪畫中器物的審美特徵與精神隱喻〉(《榮寶齋》，2020年07期)，王曉麗〈陳洪綬畫中器物之分類研究〉(《美術教育研究》2016年19期)、〈陳洪綬畫中器物及其涵義〉，<sup>5</sup>主要通過比較分析研究，探討了畫中器物與其繪畫間的關係。透過器物及其所展現出的細節，呈現並還原老蓮孤潔之品格，古雅之意趣和廣博之精神境界，及經由器物傳承的文化藝術傳統。從而探求出老蓮在運用器物為表現語言進行繪畫創作，以器物烘托畫中人物，營造意境方面的建樹。

<sup>3</sup>萬新華，〈陳洪綬研究廿五年評述〉，《大連大學學報》，028卷001期(2007.1)，頁101-105。

<sup>4</sup>殷媛媛、張春新，〈陳洪綬人物畫中花瓶造型藝術研究〉，《美與時代：美術學刊(中)》，9期(2020.9)，頁44-45。

<sup>5</sup>王曉麗，〈陳洪綬畫中器物及其涵義〉，《書畫世界》，5期(2016.10)，頁85-86。

對老蓮古畫的中的插花花材研究的更少。目前有福建師範大學李鑫〈淺析陳洪綬作品《隱居十六觀》中植物元素的裝飾性〉，<sup>6</sup>張欣蔚〈陳洪綬人物繪畫中「道具」的含義〉，<sup>7</sup>文章對圖中出現的花卉、山石、樹木作為研究物件，畫者借鑒了傳統的藝術紋樣，結合自己對生活觀察入微，從線條、構圖、設色等熟練運用，從圖像學的角度討論老蓮作品植物元素的裝飾特徵。芭蕉葉、青銅古器、梅花、石頭、杖這些怪誕人物畫中的裝點「道具」，自然也不是老蓮任意塗抹為之，而是他內心思想的傳達者和承載者。具有「永恆」的含義。

對老蓮古畫的中的插花圖像綜合研究的有範小琪〈陳洪綬作品中瓶花圖像淺析〉，<sup>8</sup>範文認為瓶花在明代已經成為插花的主流形式，為文人雅玩之一，老蓮對瓶花喜愛有加，其在詩文中亦常有吟詠瓶花者，在其人物畫中，瓶花更是頻頻出現。老蓮作品中的的瓶花主要特點是「簡古、幽趣」。宋長江〈陳洪綬人物畫中的瓶花形象考察〉，<sup>9</sup>文章認為老蓮並沒有改變原有人物畫中高士圖的圖式，在原有高士圖與苦吟圖基礎上作了進一步探索，以瓶花代樹，給高士圖帶來一種新的配景與構圖形式，豐富了高士圖的表現手法。若站在當下歷史角度來看的話，高士圖具備一定的美術史意義。從個人層面來講，瓶花構成了一種隱喻與象徵，是畫面上人物形象內在品性的外化，同時也是老蓮本人精神狀態的表現。從社會化層面來看，瓶花起到了「化雅為俗」的功用，便於作品的傳播與接受，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其市場流通。從圖像流變來講，圖中的樹被轉換為瓶花，豐富了高士圖的表現形式。瓶花在陳洪綬人物繪畫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波及個人內心品性、橫向的社會接受以及縱向的美術史層面。可見，小瓶花實有大境界。張荀〈明末陳洪綬茶畫中的茶事美學初探〉，<sup>10</sup>文章提到茶席花，自宋代作為茶席藝術化不可或缺的美學程式。在歷代的詩詞歌賦裡，也

---

<sup>6</sup>李鑫，〈淺析陳洪綬作品《隱居十六觀》中植物元素的裝飾性〉，《工業設計》，1期（2020.1），頁44-45。

<sup>7</sup>張欣蔚，〈陳洪綬人物繪畫中“道具”的含義〉，《人文天下》，3期（2017.3），頁64-68。

<sup>8</sup>範小琪，〈陳洪綬作品中瓶花圖像淺析〉，《神州》，6期（2020.6），頁32-33。

<sup>9</sup>宋長江，〈陳洪綬人物畫中的瓶花形象考察〉，《美術》，7期（2017.7），頁115-119。

<sup>10</sup>張荀，〈明末陳洪綬茶畫中的茶事美學初探〉，《美育學刊》，1期（2020.1），頁112-120。

比比皆是。茶席花與「文人畫」「文人茶」一樣，以樸素清雅為原則，將胸中的靈慧及灑脫、飄逸的個性，應用於大自然的花草，茶席的插花，蘊含著審美象徵，構成了與茶席品味相呼應的生活美學。

這些文章因為其專業側重點不同，雖然對老蓮畫作中頻頻出現的插花有所涉及，但未有人從插花科學、美學等角度進行系統的研究。今筆者不妨從其傳世的優秀畫作中，作一番插花學的爬梳剔抉闡釋，一窺老蓮的花事美學。

## 一、插花器之美

陳老蓮的古畫裡，所繪花器器具種類有籃、盤、盆、瓶、盂、渣鬥、杯、筒、壺、花觚、花尊、花澆等。各器具又有多種器型及竹藤、陶瓷、金屬、琉璃等不同材質，畫境意高趣遠，十分豐富。畫中道具素材從時間線外視角看正是晚明獨特的文化語境，中國古典插花器型的歷史流變，應是從籃、盤（盆）、到瓶、缸、筒、金屋異器。<sup>11</sup>古典插花的發展之明代達到藝術鼎盛時期，老蓮正是創造性地融合了晚明江南地區流行文化的視覺元素，所繪花器包含豐富多彩的中國古典插花器型流變各時期之古物「彰現晚明文化的一大特徵」「物質性昭然」<sup>12</sup>。

### （一）籃

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設色絹本〈喬松仙壽圖〉立軸，縱 202.1 公分，橫 97.8 公分（圖 1），看款識「蓮子與翰侄，燕游於（點去）終日。春醉桃花豔，秋看夫容色。夏躋深松處，暮冬詠雪白。事事每相干，略翻書數則。神心倍覺安，清潭寫松石。吾言微合道，三餐豈愧食。乙亥之春，洪綬自識」，鈐印「陳洪綬」（白文）「章侯」（朱文），鑒藏印「嘉慶禦覽之寶」（朱文）「宣統禦覽之寶」（朱文）「嘉慶鑒賞」（白文）「三希堂精鑒璽」（朱文）「宜子孫」（白文）。

<sup>11</sup>曹玉星，〈中國古典插花器型考〉，《閩江學刊》，3 期（2020.6），頁 127-138。

<sup>12</sup>王正華，〈女人、物品與感官慾望：陳洪綬晚期人物畫中江南文化的呈現〉，《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0 期（2002），頁 39。

可知自稱「蓮子」的老蓮紫袍朱履，在一洲渚之間拱手立於樹下，與翰侄在春天郊遊的畫面，畫面洲渚之上一株松科（*Pinaceae*）松屬（*Pinus*）五針松組（*Sect. Cembra Spach*）喬松（*Pinus wallichiana*），凌雲傑起，喬松後側一株古柏古拙、粗獷，已經變成天然的舍利樹幹，喬松樹幹上附生植物擬為水龍骨科（*Polypodiaceae*）瓦韋屬（*Lepisorus*）瓦韋（*Lepisorus thunbergianus*），林下山坡岩石上附生著水龍骨科的槲蕨屬（*Drynaria*）槲蕨（*Drynaria roosii*），柏樹樹幹上附掛著紅色果實。另一位應是翰侄，頭簪菊科（*Asteraceae*）雛菊屬（*Bellis*）雛菊（*Bellis perennis*）花兩朵，右肩攜負一壺，左手提一隻方底葫蘆形花籃筠籃，上裝芍藥科（*Paeoniaceae*）芍藥屬（*Paeonia*）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等植物。植物作為主角進行描繪出現在一種稱之為“鋪殿花”花的裝飾性繪畫中，最早由五代南唐傑出畫家徐熙發明，有一幅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北宋崔白的設色絹本〈雙喜圖〉（縱 193.7 釐米，橫 103.4 釐米）中，蒼老粗糙槲櫟樹下亦有水龍骨科植物，不同於〈喬松仙壽圖〉鋪殿兩人物，〈雙喜圖〉動態鋪殿裝飾的是兔子和灰喜鵲。

〈喬松仙壽圖〉山水松石，高古奇駭，仙壽永繼，自出機杼，簪花燕遊，意趣盎然。顯然畫中人物應該就是自署「蓮子」的老蓮本人，陳氏傳世的畫蹟甚多，但唯有此軸是他的自畫像，所以彌足珍貴。關於簪花，是老蓮偏愛之題材，國立故宮博物院還有〈倚杖閑吟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升庵簪花圖〉，上海博物館藏〈阮修沽酒圖〉，以及多幅有仕女人物圖中都有簪花。



圖 1 明 陳洪綬 喬松仙壽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籃花器，指用竹、藤、柳、草、麻、尼龍、象牙、金屬絲、瓷等材料通過編織等技術製作而成的籃形花器，屬中國傳統花器之一，外形上有圓有方、有異形、有蓋、有提梁等，如元寶籃、花邊籃、提籃。〈喬松仙壽圖〉中所繪就是一方底葫蘆形提籃。筠籃作花器，還如天津市文物公司藏設色絹本〈提籃老人圖〉（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陳洪綬全集〉第①卷頁 173）立軸，面中一老者斗笠披風，手提筠籃，款式似李嵩畫〈花籃圖〉之籃，籃中盛有茶壺佛手竹筍等。還有天一閣博物館藏〈魚籃觀音圖〉（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陳洪綬全集〉第②卷頁 18）之籃等。明代〈十竹齋箋譜〉〈蘿軒變古箋譜〉（上海博物院藏）記載有筠籃插花、果供圖，無論筠籃款式，還是插擺的作品均十分精美。其中〈蘿軒變古箋譜〉“筠籃譜”有十二幅，十二幅分別盛有：佛手、碧桃、牡丹、石榴、珊瑚、桃子、梅花山茶、蘭竹、竹石、青松靈芝、萱花、月季、蓮藕。筠籃款款有別，十分精緻。

## （二）盤

如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陳洪綬全集〉（第②卷頁 172-173）一幅設色絹本〈眷秋圖〉立軸（圖 2），畫面庭院湖石間，兩顆巨大的錦葵科（*Malvaceae*）梧桐屬（*Firmiana*）梧桐（*Firmiana simplex*）樹下，有一侍女背向側臉捧盤，盤中有一隻水盂上配著水盂勺（水丞匙）、一小瓶插著小花蕾，還盛有竹葉及一掛著紅色漿果的植物，從植物果葉看，擬為茄科（*Solanaceae*）枸杞屬（*Lycium*）枸杞（*Lycium chinense*）。秋葉秋果相吻，庭院丘壑萬象，眷秋戀春心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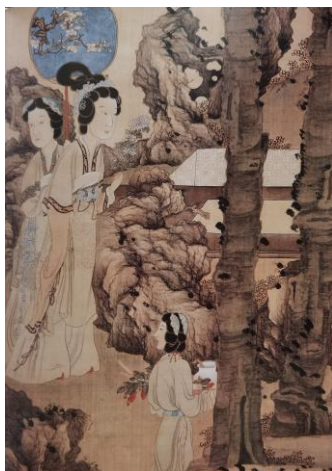


圖 2 明 陳洪綬〈眷秋圖〉王繼遷舊藏《陳洪綬全集②》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172-173）

老蓮其他古畫裡，盤更多作為飲饌花藝之果供出現。

### (三) 盆

如水墨紙本〈摹古冊 十二開〉之一「松梅竹石盆景圖」(翁萬戈藏)，繪一開片瓷圓瓷盆加托盆(《陳洪綬全集①》(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18)，盆中山石間長有松、竹、梅、蒲草。「題材已是物品，描寫方式更具物質性。盆上冰裂紋及盆底卷草紋清晰可見，連修鋪花盆的痕跡也歷歷分明，而整體盆栽邊緣所匡限出來的物品與物品感十分清楚。<sup>13</sup>」還有〈摹古冊 十二開〉之九「銅盆映月圖」之銅盆(《陳洪綬全集①》(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26)，隙洪綬畫中封於銅器色澤及瓷器冰裂的細緻描寫，即是封於「物質性」的興趣及表現。<sup>14</sup>



圖3 明 陳洪綬〈歲朝圖〉軸 古畫 0065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sup>13</sup> 王正華，〈女人、物品與感官慾望：陳洪綬晚期人物畫中江南文化的呈現〉，《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0期(2002)，頁39。

<sup>14</sup> 同上註，頁39。



#### (四) 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陳洪綬設色絹本〈歲朝圖〉立軸，縱 90.2 公分，橫 41.1 公分（圖 3），帶木座古銅梅瓶鏽跡斑駁，焦點位置插了兩朵山茶科（*Theaceae*）山茶屬（*Camellia*）山茶（*Camellia japonica*），山茶花單瓣幽紅，一朵正平，中間淺黃雄蕊群圍著一牧突出單雌蕊，十分真切傳神。一朵側顏相伴，逼真形象，橢圓形革質葉光潤豔麗，襯托著主花。配花有薔薇科（*Rosaceae*）杏屬（*Armeniaca*）綠萼梅（*Armeniaca mume var. mume f. viridicalyx*），木蘭科（*Magnoliaceae*）玉蘭屬（*Yulania*）玉蘭（*Yulania denudata*），石蒜科（*Amaryllidaceae*）水仙屬（*Narcissus*）水仙（*Narcissus tazetta var. chinensis*），蘭科（*Orchidaceae*）蘭屬（*Cymbidium*）蕙蘭（*Cymbidium faberi*）。古籀筆法所寫梅幹，筆力雄健，老梅枝桠三個方向盤曲張開，映襯焦點花山茶，形成不等邊鈍角三角形，屬傳統插花造型之傾斜型。古梅枝幹旁，玉蘭輪廓填充，協調烘托，水仙青葉白花，影影綽綽，兩朵蕙蘭瓶口點綴，平添蒼老潤潔、生動氣韻，正如老蓮有寫「卻如孤性客，喜與高人居」。畫上嘉慶題詩頌賞：「木德敷群植，韶華儼始青。繁英齊吐豔，名卉遍揚馨。聚秀繪瓊笈，聯輝璨寶瓶。生花揮鳳管，香色煥春屏」。廖寶秀〈梅瓶史略-梅瓶的器用及其器型演變〉文中有說「以銅制梅瓶插茶花、梅、水仙、辛夷」，<sup>15</sup>辛夷，是中藥名。是同屬紫玉蘭（*Yulania liliiflor*）或望春玉蘭（*Yulania biondii*）或玉蘭的俗名，而圖中白花，應該就是玉蘭。

瓶作插花器，老蓮所畫品類就很多，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陳洪綬設色絹本〈麻姑獻壽圖〉（〈女仙圖〉）立軸（縱 173.2 釐米，橫 97.1 釐米）中的膽式銅瓶，〈早年畫冊 十二開〉之十二「銅瓶插荷圖」、〈清供圖〉中的古銅柳葉瓶，上海博物館藏〈鑄劍圖〉中的葫蘆瓶，〈花鳥冊 十開〉之六「瓶花」中的浮雕葡萄蟠龍紋圈足小瓶，賴少其舊藏〈來魯直小像〉中的搖鈴方尊（瓶）、〈來魯直夫人像〉中的橄欖瓶，〈冰壺秋色圖〉中的琉璃瓶，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歲朝清供軸〉中的玉壺賞瓶。以及直頸筒瓶（參見〈花鳥冊十開〉「之八」，山東省

<sup>15</sup>廖寶秀，〈梅瓶史略-梅瓶的器用及其器型演變〉，《故宮文物月刊》，122 期（1993），頁 52-79。

博物館藏〈仕女圖〉長卷)、觀音瓶(參見至樂樓藏〈龍王禮佛圖〉,天一閣博物館藏〈魚籃觀音圖〉)、多管瓶(參見圖6 故宮博物院藏〈問道圖〉長卷局部)等不一而足。

在這些繪畫中,瓶花是人物形象的隱喻,也是畫家內心的寫照,〈來魯直小像〉〈來魯直夫人像〉是人物形象的隱喻的鮮明代表。〈來魯直小像〉「魯直弟小像贊引」有句:「魯直子敏而好古……積題書丹鉛錯雜猶赫奕也,間以餘閑種輔藝花,意甚得也,經營父破家殞身,忘勞疾也,事鉅而躬,事畢而去,蕭然適也。」,畫中搖鈴方尊(瓶)插菊花,顯陽剛又有自適逍遙之意,〈來魯直夫人像〉畫中女主人公坐於石榻之上,姿態比來魯直端莊許多,畫面左側有女紅之針線布片,右側更表陰柔之小橄欖瓶插梅花,正對應「十嫂黃孺人行樂圖贊並引」之句:「香在梅花,信晚景之愈恬」,對於瓶插梅花,陳洪綬有詩〈瓶梅記事〉「紅牙初歇霜飛,道服醉歛舞衣。笑指瓶梅相贈,再書新句懷歸」<sup>16</sup>。瓶梅正是人物內心的寫照。

中國古典插花器不斷創新,除了一些儲水盛酒等實用器具如盃、卮、洗、盂、水丞、渣鬥、觶、高腳杯等也用來插花,尤其出現了花觚、花尊、多管瓶(花插)、花筒、花壺、花澆等專門插花的金屋異器(精異插花器型),老蓮畫作中就有不少,陳洪綬友人唐九經(癸巳榴月若耶樵者)在1651年書跋章侯畫《博古頁子》專門提及「計樹之老挺、疏枝秀出物表者,得二十七」「漢瓦秦銅之設,其器具得五十八」<sup>17</sup>。亦見老蓮的物質性、物品感與戀物表現正是作品吸引人與珍貴之處。另外〈吟梅圖〉〈授徒圖〉〈蕉林酌酒圖〉〈閒話宮事圖〉圖中場景似乎是老蓮在妻妾陪伴下的生活寫照,畫中苦思冥想的文士與悠然自得的女子構成了無言的互動空間,傳達了“甲申之變”後陳洪綬面對生與死的困境思考,插花、讀書、烹茶、奏樂的才媛們作為閨中良伴則給予畫中文士些許心靈上的慰藉<sup>18</sup>。

<sup>16</sup> (明)陳洪綬,《陳洪綬全集④》,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頁66。

<sup>17</sup> (明)陳洪綬著,吳敢點校,《陳洪綬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頁420。

<sup>18</sup> 高嘉璟,〈陳洪綬女性題材繪畫「古」「今」交融之淺析〉,《吉林藝術學院學報》,3期(2021),頁74-79。

## （五）盂

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陳洪綬畫〈隱居十六觀〉冊之二「釀桃」，款識「洪綬」（圖4），鈐印「章侯」（白文），鑒藏印「之」「赤」（朱文連珠印）「宋致審定」（朱文）。「釀桃」在這裡指的是以桃釀酒。古人有釀桃為醋或為酒的做法，暗含了隱居不仕的意思。從畫面看一老者坐在溪邊一棵枯槎虯枝大樹底下裸露樹根之上，端看跟前一水盂，盂上浮著幾朵薔薇科（*Rosaceae*）桃屬

（*Amygdalus*）桃（*Amygdalus persica*）花，從插花學角度看確是一件「浮花」佳作，而釀桃為醋或為酒，一定用的是桃之果實，冊名取「釀桃」，是意象，南宋劉辰翁有詞〈金縷曲·古岩取後村和韻示餘，如韻答之〉：「聞道釀桃堪為酒，待釀桃、千石成千醉。春有盡，甕無底。」隱士樂山樂水，複歸自然，心廬曠達。春來滿山桃花，花盡桃果遍樹，正好釀桃為酒，花盡果成酒香，從秋喝到冬「春有盡，甕無底」無限愜意。



圖4 明 陳洪綬 隱居十六觀冊之二「釀桃」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六）渣鬥

程十發藏設色絹本〈索句圖〉立軸（明 陳洪綬設色絹本〈索句圖〉立軸，縱 124.5 公分，橫 49 公分，《陳洪綬全集①》，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222），冰裂紋瓷渣鬥上插菊花和柿枝。故宮博物院藏設色綾本〈聽琴圖〉立軸（明 陳洪綬設色綾本〈聽琴圖〉立軸，縱 112.5 公分，橫 49.5 公分，《陳洪綬全集②》，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186），白瓷渣鬥上插古梅一枝。還有現藏於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設色絹本〈宣文君授經圖〉中古銅渣鬥插真菌界（*Fungi*）多孔菌科（*Polyporaceae*）真菌（*Eumycetes*）靈芝

（*Ganoderma Lucidum Karst*）（按照植物學家最新的分類，靈芝已經從原植物界分開屬真菌類）等。

## (七) 觶

〈花卉冊八開〉「之八」畫了一葉紋古銅觶，上插秋海棠科 (*Begoniaceae*) 秋海棠屬 (*Begonia*) 秋海棠 (*Begonia grandis*) 一枝和竹葉相配。

## (八) 花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陳洪綬設色絹本〈玩菊圖〉立軸，縱 118.6cm，橫 55.1cm (圖 5)，款識「洪綬仿李希古玩菊圖，似柳之盟弟請教」，鈐印「章侯」(朱文)，鑒藏印「石渠寶笈」(朱文)「石渠三編」(朱文)「嘉慶御覽之寶」(朱文)「宣統御覽之寶」(朱文)「嘉慶鑒賞」(白文)「三希堂精鑒璽」(朱文)「宜子孫」(白文)。可知自稱「蓮子」畫中一高士灰袍朱履，安然自適，倚扶禪意木瘤手杖踞坐於根瘤矮幾上，緘默睨視面前臥石上一瓷花觶瓶花。朱良志研究認為老蓮人物畫中瓷器幾乎無一例外佈滿裂紋「開片」，認為〈玩菊圖〉中花器也有冰裂紋，<sup>19</sup>筆者認為朱良志老師觀點有待商量，還有如程十發藏〈張荀翁像〉、翁萬戈藏〈參禪圖〉、遼寧省博物館藏〈伏女受經圖〉中相似瓷花觶，上海文物商店舊藏〈煉芝圖〉中器型相似霽藍釉瓷花觶等，均無裂紋「開片」。而如翁萬戈藏〈摹古冊〉之一「松梅竹石盆景」中瓷盆，程十發藏〈索句圖〉中瓷渣鬥，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晞發圖〉(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陳洪綬設色紙本〈晞發圖〉立軸，縱 105 公分，橫 51.8 公分，《陳洪綬全集②》，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184) 中馬蹄尊(太白尊)，瀋陽故宮博物院藏〈閒話宮事圖〉(瀋陽故宮博物院藏陳洪綬設色紙本〈閒話宮事圖〉立軸，縱 92.4 公分，橫 46.8 公分，《陳洪綬全集②》，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121) 中直頸瓶等均有明顯裂紋「開片」。〈玩菊圖〉瓷花觶並無裂紋「開片」。花觶中插有菊花 (*Chrysanthemum × morifolium*) 三朵，配插幾片柿科 (*Ebenaceae*) 柿屬 (*Diospyros*) 柿 (*Diospyros kaki*) 樹葉，白菊與枯黃柿葉色調素雅，花觶所置木座好比是書畫之托裱，完美穩固置於似伏虎臥石之上，筆墨靈動。高士衣折細若遊絲多有提頓，坐幾形體空透奇特，筆墨轉折，取意嚴謹，畫境雖無陶淵明之特徵，也可聯想及淵明之雅興，自出心裁，如此玩菊

<sup>19</sup>朱良志，《南畫十六觀作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373。

者「上古惟野處」。



圖 5 明 陳洪綏〈玩菊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九）花尊

如廣東省博物館藏設色絹本〈調梅圖〉立軸（縱 129.5 公分，橫 48 公分）中，一碩大湖石臥景之上的古銅花尊，上插玉蘭、牡丹。上海博物館藏設色絹本〈痛飲讀騷圖〉立軸（縱 100.8 公分，橫 49.4 公分）中，幾案上的古銅花尊上插江梅和竹葉。蘇州博物館藏設色絹本〈鍾馗像〉立軸（縱 124.5 公分，橫 58.6 公分）中鍾馗左手握的螭把三足銅尊上盛有菖蒲科（*Acoraceae*）菖蒲屬（*Acorus*）菖蒲（*Acorus calamus*）一枝與菊科（*Asteraceae*）蒿屬（*Artemisia*）艾（*Artemisia argyi*）葉，故宮博物院藏設色絹本〈三老品硯圖〉立軸中的霽藍釉弦紋花尊插竹葉、柿枝，設色絹本〈閒雅如意圖〉立軸中的搖鈴尊，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設色紙本〈唏發圖〉立軸（縱 105 公分，橫 58.1 公分）中馬蹄尊（太白尊）插菊花竹葉，盤中盛芸香科（*Rutaceae*）柑橘屬（*Citrus*）佛手（*Citrus medica 'Fingered'*）等。



圖 6 明 陳洪綬〈問道圖〉局部，故宮博物院藏（《陳洪綬全集②》，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253-257）

### （十）多管瓶（花插）

如故宮博物院藏設色絹本陳洪綬〈問道圖〉長卷（圖 6），縱 34.3 公分，橫 375.7 公分，圖中有一五管瓶插梅枝。另外故宮博物院官網另一幅陳洪綬、虞胤、嚴湛合作〈問道圖〉長卷(新 00147366)中的畫有雙耳壺插一珊瑚枝，浮雕紋飾直頸天球銅瓶插蓮科（*Nelumbonaceae*）蓮屬（*Nelumbo*）蓮（*Nelumbo nucifer*）花四朵蓮葉三片。

### （十一）花筒

山東省博物館藏設色絹本〈仕女圖〉長卷（明 陳洪綬設色絹本〈仕女圖〉長卷，縱 24.5 公分，橫 172 公分，《陳洪綬全集②》，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245）中一仕女懷抱一花筒上插芍藥科（*Paeoniaceae*）芍藥屬（*Paeonia*）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與竹葉等。

### （十二）壺

四川大學博物館藏設色絹本〈聽琴圖〉立軸（明 陳洪綬設色絹本〈聽琴圖〉立軸，縱 115 公分，橫 64.7 公分，《陳洪綬全集①》，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217），所繪聽琴主人座位前一條石案上插著一件弦紋花壺作品，花壺中間一凸雕弦紋上還雕有一包袱結飾，結飾猶如老蓮另一作品〈冰壺秋色圖〉綁的一條藍色綬帶中間所打美麗長壽結飾。花壺上插菊科（*Asteraceae*）菊屬（*Chrysanthemum*）菊花（*Chrysanthemum × morifolium*）數朵和漆樹科（*Anacardiaceae*）黃櫨屬（*Cotinus*）毛黃櫨（*Cotinus coggygria* var. *pubescens*）（紅櫨）（植物名均以中國植物志確定的正名，括弧內為通用名或者

異名) 枝葉，聽琴主人石案上還有一片掌裂葉錦葵科(*Malvaceae*)梧桐屬(*Firmiana*)梧桐(*Firmiana simplex*)，彈琴者凝神潛心，聽琴者凝思靜心，神情惟妙惟肖。同款作品，還有中國美術館藏設色絹本〈愛蓮圖〉立軸(明 陳洪綬設色絹本〈愛蓮圖〉立軸，縱 100.1 公分，橫 52.9 公分，《陳洪綬全集②》，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102) 中花壺上插的是蓮花三朵蓮葉兩片。虛白齋/香港藝術館藏設色絹本〈品茶圖〉立軸(明 陳洪綬設色絹本〈品茶圖〉立軸，縱 86 公分，橫 47 公分，《陳洪綬全集②》，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1)，花壺上插的是蓮花四朵蓮葉三片，壺口配襯菊科(*Asteraceae*)菊屬(*Chrysanthemum*)甘菊(*Chrysanthemum lavandulifolium*)紅白個三朵。花壺插花還有陳啟德藏〈史實人物圖〉(明 陳洪綬設色絹本〈史實人物圖〉長卷，縱 23.5 公分，橫 117.1 公分，《陳洪綬全集②》，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58) 中一仕女所端託盤中的水壺與花壺插菊花。

### (十三) 花澆

紹興博物館藏設色絹本〈蕉蔭絲竹圖〉立軸(明 陳洪綬設色絹本〈蕉蔭絲竹圖〉立軸，縱 154.5 公分，橫 94 公分，《陳洪綬全集②》，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231)，畫面表現庚寅清秋時節，玲瓏剔透的湖石背景，挺拔俊秀的芭蕉穿插相伴，石案上放著筆墨紙硯和茶具等物品，案前地上置一花澆插蓮花三朵與蓮葉兩片，有一貴婦執扇端坐在朱紅凳子上，其身後恭敬地站立著兩侍女，貴婦前側，一女子面向高士，跪坐於鋪地芭蕉科(*Musaceae*)芭蕉屬(*Musa*)芭蕉(*Musa basjoo*)葉上，手握樂器正在彈奏中。兩高士高冠寬袍朱履，托腮扶須，倚坐于石案談經論道，清秋蕉蔭葳蕤，絲竹飄飄閑和。

還有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設色絹本〈陳洪綬仕女卷〉(新 00111656)，畫圖中央端坐仕女前一瓶長頸花澆，上插三枝蓮花與一枝蓮葉。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陳洪綬全集③〉作品遺珍之〈淵明對酒圖〉中也有一花澆插菊花竹葉(明 陳洪綬作品遺珍之〈淵明對酒圖〉，〈陳洪綬全集③〉，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256)。

追蹤老蓮古畫裡所繪插花器物之美，選擇包容性強，保持了與「官具」「民

具」相對的相容性<sup>20</sup>，以樸素、實用為主。既可賞玩，如觶、花尊、花觚、花插，又包含一定實用功能的插花器，如渣鬥、壺、花澆、水盂、盞等。各器具又有多種器型及陶瓷、金屬、琉璃等不同材質，十分豐富趣遠。如上文〈歲朝圖〉，以及〈銅瓶插荷圖〉〈銅瓶白菊圖〉等，古銅瓶，鏽跡斑駁，銅質地表現得淋漓盡致，以斧鑿般斷續的線表現銅瓶的鏗鏘與古舊，富有韻味的古銅鏽被著意渲染，設色厚重揮灑，勾勒銅瓶的線堅實有力。而多幅作品中的青瓷花器或「如玉似冰」或「凝重深沈」的質感，豐富素雅的釉色，體現老蓮對青瓷的珍愛。值得注意的是，他熱衷於描繪青瓷釉系常有開片的，不厭其煩地描畫斷紋，那種殘缺之美和江南文化特有的憂鬱詩性，從其畫作中青瓷釉面破碎的開片滌蕩開來。

縱觀老蓮所繪插花器物之美，在人物畫中出現的器物，是為了襯托畫中人物和更加突出人物而設的。不容忽視的是，器物作為明清文人精神載體的重要性。老蓮在畫作中表現的器物，是其處於晚明江南文人風尚之中自省之下的自我個體展現，帶有其強烈的性格特徵和個人印記。其畫作中所出現的器物，每件都攜帶有大量豐富的信息和傳統文化藝術的博大精深，這種人與物的溝通為我們帶了啟示，老蓮胸中藏丘壑，展現思想，表達且留春住情感，神游畫作生活間，從而完成精神及情感的滿足和對凡間世俗生活的超越。

器物的產生和發展與江南地區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經濟水準等有直接的聯繫，在明代瓷器的燒制工藝達到了中國青花瓷發展的頂峰，同是浙江（嘉興）的明朝畫家項元汴著有〈歷代名瓷圖譜〉，且是一代收藏巨擘，收藏有豐富多彩的中國古典插花器型流變各時期之古物，老蓮創造性地融合了晚明江南地區流行文化的視覺元素，融合豐富多元的人物形象和各類清供畫題，刻畫了人物的內心世界或清供意趣，彰顯畫家古今交融的藝術氣質特顯和性靈之美。

## 二、植物之美

老蓮的古畫裡，插花作品或場景中所繪植物，根據 2020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

---

<sup>20</sup> 王曉麗，〈見微知著陳洪綬畫中器物研究〉，《山東藝術學院學報》，5 期（2011），頁 45。



社〈陳洪綬全集〉統計種類有 40 科 65 屬 100 多種，其中前幾位是梅最多，有 73 幅畫作中涉及，約占 18%，其次是竹有 71 幅，占 17%，再次是松約有 51 幅，占 12%，第四是菊約有 43 幅，占 10%，第五是蓮與水仙，各占 6%。



圖 7 明 陳洪綬〈花卉圖〉，故宮博物院藏（《陳洪綬全集①》，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97）

從植物學、園藝學角度賞析，這些植物或觀花，如：梅、菊、蓮（花）、水仙、牡丹、山茶、木犀（桂花）、萱草、玉蘭、白蘭、梔子、蕉芋、卷丹、木槿、月季花、木芙蓉、海棠花、秋海棠、草芍藥、長星花、野西瓜苗等。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設色泥金紙〈花卉圖〉扇面（圖 7）（明 陳洪綬設色泥金紙〈花卉圖〉扇面，縱 16.8 公分，橫 53 公分，《陳洪綬全集①》，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97）中所繪錦葵科（*Malvaceae*）木槿屬（*Hibiscus*）野西瓜苗（*Hibiscus trionum*）（小秋葵），兩朵一正一側，一朵含苞。葉片羽狀全裂，花生於葉腋，盛開花淡黃色，內面基部紫色，花萼鐘形，花瓣 5，雄蕊柱花絲纖細，花藥黃色，雌蕊花柱頭 5 裂，紫紅色，惟妙惟肖。這是區別與秋葵屬（*Abelmoschus*）的黃蜀葵（*Abelmoschus manihot*）和咖啡黃葵（*Abelmoschus esculentus*）（秋葵）的重要特徵，後兩者柱頭紫黑色，匙狀盤形或盤狀。畫面右角一叢藍色桔梗科（*Campanulaceae*）長星花屬（*Lithotoma*）長星花（*Lithotoma axillaris*）相配，另有一隻蝴蝶與四隻蜜蜂小昆蟲分佈花叢，十分生動。有兩幅畫，一幅畫於 1628 年的〈花鳥冊十開〉之五「紅蘿花」（圖 8）以及畫於 1633 年的〈花鳥冊十開〉之七「紅花蝴蝶圖」，「紅蘿花」「紅花」其實是美人蕉科（*Cannaceae*）美人蕉屬（*Canna*）蕉芋（*Canna indica 'Edulis'*）。另外畫於 1628 年的〈花鳥冊十開〉之十「蒔花小蟲」（圖 9）以及畫於 1633 年

的〈花鳥冊十開〉之十「蜂花圖」，兩幅畫作所繪「蒔花」則是虎耳草科 (*Saxifragaceae*) 虎耳草屬 (*Saxifraga*) 虎耳草 (*Saxifraga stolonifera*)，虎耳草又名石荷葉、老虎耳，葉片圓形至心形，具掌狀達緣脈序，腹面綠色，背面紅紫色，被腺毛。圓錐狀聚傘花序，花瓣 5 枚白色，中上部 3 枚較短，具紫紅色斑點，下部 2 枚較長，長圓形似老虎耳。老蓮所繪無論虎耳草葉還是花，這些特徵悉數表現，可謂察秋毫之末，涉筆成趣。如此作品不一而足。或觀果，如佛手、柿、蓮（藕）、菱（角）、枸杞、山楂、野慈姑、山茱萸等。如陳洪綬〈雜畫冊 十二開〉之十一「紅果小鳥圖」（陳洪綬〈雜畫冊 十二開〉之十一「紅果小鳥圖」縱 30.2 公分，橫 25 公分，《陳洪綬全集》<sup>③</sup>），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34），所繪小鳥立於薔薇科 (*Rosaceae*) 山楂屬 (*Crataegus*) 山楂 (*Crataegus pinnatifida*) 枝頭，有聲有色，栩栩欲活。或賞枝葉，如竹、松、蓮（葉）、蕨、櫟、槭樹楓香、芭蕉、梧桐、毛黃蘗、雁來紅、虎耳草、日本小檗等。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設色絹本〈花蝶寫生圖〉立軸（圖 10）（明 陳洪綬設色絹本〈花蝶寫生圖〉立軸，縱 76.9 公分，橫 25.8 公分，《陳洪綬全集》<sup>①</sup>），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105），所繪畫面右角橫倚出一枝小檗科 (*Berberidaceae*) 小檗屬 (*Berberis*) 日本小檗 (*Berberis thunbergii*)，老枝暗紅色，幼枝淡紅帶綠色，莖刺單一，倒卵形葉薄紙質，匙形或卵形，全緣，上面綠色，背面灰綠色，新發幼葉帶紅色，畫面焦點處兩隻眼蝶展翅相飛，自然活潑。其他觀賞花卉見前文中多有提及，不一一列舉。



圖 8 作於 1628 年的〈花鳥冊十開〉之五「紅蘿花」《陳洪綬全集》<sup>①</sup>，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48



圖 9 作於 1628 年的〈花鳥冊十開〉之十「蒔花小蟲」《陳洪綬全集》<sup>①</sup>，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53



圖 10 明 陳洪綬設色絹本〈花蝶寫生圖〉立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從植物文化角度賞析老蓮古畫中植物有：

### （一）高韻植物

高韻植物，指表達清暢高雅寓意的植物，高韻植物花語多是：松梅竹菊是品行高潔，梅花之清標高韻、竹子節格剛直、菊花操介清逸、蘭花幽谷雅逸等。表現的是「花之韻」「草之情」「樹之雋」「木之秀」等。表現高韻寓意的植物有：梅、竹、松、菊、柏、蘭、百合、海棠、山茶、菖蒲（香蒲）、毛黃蘆（紅蘆）、雁來紅（老來紅）等，老蓮的古畫裡這類植物佔了極大多數，前述梅、竹、松、菊就佔據前四，而其山水景物畫或人物畫背景等，除具象植物，很多寫意的是柏類、蘭草等也都是高韻意境。老蓮的繪畫所追求的高韻之境，一是在高古之境界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有限性，把人的精神從窘迫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二是要還原人的原初質樸，讓生命真性自在彰顯。老蓮的高韻之境，展現了元代以來文人畫追求生命真性傳達的新的趨勢。其所繪高韻植物，前文中多有提及，不一一枚舉。

## （二）吉慶植物

吉慶植物指表現為禮俗、節慶場合中所用植物。多為嘉禾靈果、瑞穀瓊蔬。有：粟（禾穗）、蓮（藕）、菱（角）、慈姑、艾（艾蒿）、桃、柿、梨、竹筍、佛手、石榴、枸杞、山茱萸、萱草、玉蘭、木槿、水燭（香蒲）等。老蓮的古畫清供圖、人物畫裡這類植物常見。如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如陳洪綬設色金箋〈倚石聽阮圖〉扇面（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如陳洪綬設色金箋〈倚石聽阮圖〉扇面，縱 22.3 公分，橫 50.8 公分《陳洪綬全集②》，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86），畫面一倚石聽阮高士，前面一果盤就盛有桃、百合、蓮（藕）、菱（角）、靈芝。畫面祥和喜慶。另作於 1633 年的〈花鳥冊十開〉之二「紅果蚱蜢圖」（《陳洪綬全集①》，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113）所繪山茱萸科（*Cornaceae*）山茱萸屬（*Cornus*）山茱萸（*Cornus officinalis*）果，躍然紙上，宛在目前。

## （三）宗教植物

多為宗教“香花供養”，所供植物一是呈現上天所顯示的祥瑞、靈異、吉祥，二是表達祭祀供奉禮拜的尊敬。如佛經中的“五樹六花”，道家之玉樹仙果、神樹嘉禾、仙花瑞草等。這些植物有：蓮（荷花）、牡丹、銀杏（佛指）、無花果、葫蘆、石蒜（曼珠沙華）、車前、蘋果（柰子）、文殊蘭、雞蛋花（緬梔子、鴨腳木）、白蘭（緬桂花）、靈芝，這些植物因獨特的形態被賦予了深厚的宗教內涵。老蓮的古畫有多幅畫有靈芝，或“鉢生蓮花”或高士仕女手持蓮花蓮蕾供奉的作品。靈芝、蓮是最多表現的宗教植物。如中國美術學院藏 陳洪綬設色紙本〈釋迦牟尼像〉立軸（中國美術學院藏 陳洪綬設色紙本〈釋迦牟尼像〉立軸，縱 127 公分，橫 57.5 公分《陳洪綬全集③》，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1）中曩謨迦尼佛左手執正開蓮花，慈目善眉，心無掛礙。又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陳洪綬水墨紙本〈卷石山茶圖〉立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水墨紙本〈卷石山茶圖〉立軸，縱 113.6 公分，橫 27.9 公分《陳洪綬全集①》，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138）所繪高潔，孤傲的山茶和沉默之愛的車前科（*Plantaginaceae*）車前屬（*Plantago*）車前（*Plantago asiatica*）。寓意靈異祥瑞、不畏艱難。

老蓮的古畫裡，所繪植物無論高韻植物，還是吉慶植物宗教植物，均是江南園林中常見園藝觀賞植物，體現種類之多，寓意之廣，特徵悉數表現，可謂獨具隻眼，涉筆成趣。對同種植物也是明察秋毫，例如陳洪綬〈雜畫冊 十二開〉之五「松下童子圖」（陳洪綬〈雜畫冊 十二開〉之五「松下童子圖」，縱 30.3 公分，橫 24 公分，《陳洪綬全集③》，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28），與〈摹古雙冊 二十開〉之十八「苦吟題石圖」（陳洪綬〈摹古雙冊 二十開〉之十八「苦吟題石圖」，《陳洪綬全集③》，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53），兩圖中所繪是松科（*Pinaceae*）松屬（*Pinus*）的馬尾松（*Pinus massoniana*），而徐悲鴻紀念館藏設色絹本〈松下策杖圖〉立軸（徐悲鴻紀念館藏陳洪綬設色絹本〈松下策杖圖〉立軸，《陳洪綬全集②》，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138）圖中所繪是松科（*Pinaceae*）松屬（*Pinus*）的濕地松（*Pinus elliottii*），其他圖中凡是涉及的大多是松科（*Pinaceae*）松屬（*Pinus*）的日本五針松（*Pinus parviflora*）（五針松），同樣是松，無不栩栩如生。

從時間線外視角追蹤畫中老蓮古畫裡所繪植物道具素材，正是明代獨特的園林文化語境，江南氣候土壤適合花木生長。江南園林堪稱集植物之大成，而江南園林、古典插花發展之明代均達到藝術鼎盛時期，老蓮創造性地融合了明代江南園林流行文化的視覺元素，所繪江南園林中常見園藝觀賞植物，彰現明代中國古典園林文化特徵，「物質性昭然」。高韻植物以明志，如梅花傲雪寒冬，蘭花喻君子之交，荷花是為官清廉的號召，詩為言志，畫也為言志。畫是無聲詩，畫是無言的表白。吉慶植物以欣賞它的美為主要目的，如芙蓉花、海棠花，還有帶有生活情趣野趣的「蒔花小蟲」「花蝶寫生」植物，如上文圖示「野西瓜苗」「長星花」「蕉芋」「虎耳草」「日本小檗」等。這些植物普遍生長在水邊坡岸、農家菜園，花小香淡等，植物之美和香氣的濃鬱皆是入畫的理由。宗教植物供天地日月、神仙圣贤、祖宗社稷，从祭祀供奉禮拜的尊敬，到祈禱的祝願，「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老蓮晚年隱身遁世，逃之於禪亦作禪畫，其古畫植物之美，細細品來有不盡的心靈迴旋，抽繹出生命的思考。

### 三、插花藝術之美

對老蓮古畫的中的插花圖像綜合研究，可知老蓮的插花藝術造型精巧完美，涉及品類富厚。與明朝是中國古典插花技術和理論形成完備體系和藝術成熟不無關係，不妨從插花學角度爬梳剔抉一番。

#### （一）按裝飾位置不同有身飾花和擺飾花

身飾花指人身簪戴裝飾的插花，如〈喬松仙壽圖〉中翰侄的簪花，〈釋迦牟尼像〉中曩謨迦尼佛的執花（秉花）等，類似例子還很多。

〈喬松仙壽圖〉中翰侄的左手所提籃花，屬於花卉藝術與巡行文化相結合的一種插花藝術類型，這類插花形式指古代婦女等以筐、筥、籃採摘花卉，在燕遊或勞作後返回家舍過程中的花藝形式，臺灣藝術家許淑真歸之為巡行花藝。<sup>21</sup>

擺飾花用於美化空間環境，烘托氣氛的插花，如插瓶或擺盤等。〈歲朝圖〉中的瓶花，〈眷秋圖〉中仕女所托果盤、〈倚石聽阮圖〉中的擺盤等是典型之作。

按照空間環境區位不同遊還有室外園花、室內堂花、齋花之分。前文〈摹古冊 十二開〉之一「松梅竹石盆景圖」，〈蕉蔭絲竹圖〉地上置一花澆插蓮，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仙侶圖〉（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陳洪綬設色紙本〈仙侶圖〉立軸，縱 129.1 公分，橫 53.2 公分，《陳洪綬全集②》，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141）中置地銅渣鬥插菊花等作品，屬於園花類型。〈歲朝圖〉、〈清供圖〉（私人藏設色紙本〈清供圖〉立軸，《陳洪綬全集①》，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35），〈和平呈瑞圖〉（程十發舊藏陳洪綬設色絹本〈和平呈瑞圖〉立軸，縱 133 公分，橫 50.7 公分，《陳洪綬全集①》，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124），〈歲朝清供圖〉（故宮博物院藏陳洪綬設色絹本〈歲朝清供圖〉立軸，縱 131 公分，橫 49 公分，《陳洪綬全集①》，天津人民美術出版

<sup>21</sup> 許淑真，《優雅 06 中國花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頁 14。

社，2020，頁 108)，是堂花類型。

陳列在書齋、小室內的插花，或者撫琴、品茗時插的花一般為齋花，屬文人插花。而老蓮插花作品多是在室外庭院環境中出現，是老蓮插花藝術的顯著特點。除身飾花和單獨瓶花清供作品外，幾乎極大部分人物畫面，都是表現在室外環境中，或古樹蕉蔭下，或湖石傍，或山水洲渚間；人物或倚扶或踞坐，或席地蕉葉，或捧瓶或執枝；插花或置幾案花架中或擺臥石器墊上；畫面故事或撫琴、或戲茶、或對談、或博古、或授藝、或鬥草，表現文人韻士酷愛的幾般雅事。作品擇枝取花，或疏瘦古怪，或偃亞偏曲，插制韻雅格高，富自然天趣，眷秋留春住，寄林泉之思。

## （二）按作品外部造型有四個基本花型

### 1. 直立型

直立型又稱「真型花」。使枝正直，最多斜角三十度，有雄偉、壯麗、平和、理智等成分，一般用在正式或隆重場合。花相表達以主枝與使枝最明顯清楚。馬大勇<sup>22</sup>等學者對此型又稱拂雲型、垂直型、直上型。插花所插植物直立挺拔、大勢向上。前文提到老蓮所畫瓶花作品，多為此種類型。如〈麻姑獻壽圖〉膽式銅瓶所插梅枝，〈問道圖〉五管瓶插梅枝，〈來魯直夫人像〉中的橄欖瓶插梅枝，〈愛蓮圖〉〈品茶圖〉花壺插蓮，〈蕉蔭絲竹圖〉花澆插蓮，還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設色絹本〈扶琴圖〉立軸（縱 112 公分，橫 54.7 公分）仕女手捧銅瓶插珊瑚，以及〈冰壺秋色圖〉等插花作品，如拂雲摩日，穩重靜雅，恰如同朝徐渭所寫詩句“皓態孤芳壓俗姿，不堪複寫拂雲枝”。

### 2. 傾斜型

傾斜型又稱「行型花」。有學者稱舞風型、順風型。使枝斜出三十度至六十度之間，其內容與形式相平衡，含有調和、柔弱、悠閒、可愛及秀美的特質，給人以舒暢感，一般都用於起居室或日常生活中。插花所插植物或左或右斜出、蕭瑟搖撼。如前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歲朝圖〉所插作品，已有詳解。〈煉

<sup>22</sup> 馬大勇，《瓶花清味：中國傳統插花藝術史》（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9）。

芝圖〉中霽藍釉瓷花觚所插毛黃蘆枝與菊花，畫於 1633 年的〈花鳥冊十開〉之八「銅瓶白菊圖」所插白菊花枝，錢君匋藏設色絹本〈居士賞梅〉立軸（陳洪綬錢君匋藏設色絹本〈居士賞梅〉立軸，縱 82.5 公分，橫 43.5 公分，《陳洪綬全集②》，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101）所插梅花枝，均是典型傾斜型，此型花枝如鳳鸞展翅，婀娜多姿。

### 3.平出型

平出型又稱「草型花」，有學者稱水準型、臥龍型、平鋪型、平臥型。較灑脫，使枝線條帶有強烈動感，向六十至九十度傾斜，有賓士放蕩、征討及漩渦式的美感意識，內容勝於形式，個性或動態至為強烈，常用於書齋等特別場所。插花所插植物橫枝縱橫而出、蜿蜒而遊。如〈閒話宮事圖〉（瀋陽故宮博物院藏陳洪綬設色紙本〈閒話宮事圖〉立軸，縱 92.4 公分，橫 46.8 公分，《陳洪綬全集②》，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121）中直頸瓶插梅枝，〈晞發圖〉（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陳洪綬設色紙本〈晞發圖〉立軸，縱 105 公分，橫 51.8 公分，《陳洪綬全集②》，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184）中馬蹄尊（太白尊）所插竹枝與菊花，兩件作品一是梅枝丫直橫向右而出，一是竹枝橫臥向左而出，姿態奇峭，別具氣象。

### 4.倒掛型

有學者稱下垂型、探海型、垂掛型、懸崖型。指枝幹斜出而低於器口的一種形式，靈動性較平出型更為強烈，有遊蕩、試探、開徵、冒險、撈取、掙扎等性格，生存意識特別濃厚，常用以壁掛，或特殊造型之中。插花所插植物偃枝崖邊倒懸、探秘索奇。如翁萬戈藏設色絹本〈參禪圖〉立軸（翁萬戈藏陳洪綬設色絹本〈參禪圖〉立軸，縱 106.3 公分，橫 49.7 公分，《陳洪綬全集②》，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頁 248）中白花觚插梅枝，主枝梅向左側俯身懸掛，似龍蛇探海，梅枝下方所置水中丞，恰到好處，碧潭清波，飲水照影，別具韻味。

還有以「平遠」為表現旨趣枝葉依附大地或水面的平鋪型，以及上列各型的變化與綜合應用的綜合型。這幾個基本花型及其綜合運用型，均可歸為不對



稱式造型。與中國畫中折枝花卉圖式，有偃仰枝、複枝、從枝、分枝、折枝等畫法章法一樣，往往只取花卉一兩支，配以器物供品，或獨立成圖，相應成趣。真是「觸目橫斜萬千條」「賞心只有三兩枝」（李方膺《梅花》）「濃塗豔抹妙品少，輕描淡寫最相宜。」

### （三）按作品插花器數量有單件花、組合型花

單件花就是用一件插花器插制的作品，還可以按照插花載體（插花器）分，前文「插花器之美」有談及，在此不贅。

組合型花主要是兩件（雙體花）或兩件以上花器組合一起的插花作品，如〈冰壺秋色圖〉中大小不同、質地不同、款色相同的兩件花瓶相襯，均插有主花材白菊花，直立型造型相似，花器花枝和諧一致，秋日賞花，賓主和合。還有用一瓶一盆相配組合，如〈和平呈瑞圖〉中一古銅瓶插了兩枝蓮花蓮葉，瓶口配插菊花和澤瀉科（*Alismataceae*）慈姑屬（*Sagittaria*）野慈姑（*Sagittaria trifolia*），銅瓶下方一花盆，上置壽石，種有多穗紅色靈芝和車前科（*Plantaginaceae*）車前屬（*Plantago*）車前（*Plantago asiatica*）組成的盆景，瑞詳如意，和平安好。

當然，還可以從作品表現的故事內容、節日風俗；對插花作品的欣賞方式；或從文人插花的細分之理念花、心像花、自由花、格花、新古典花、茶花等，甚至從花卉的觀賞面等細分，多有值得研究鑒賞之處。總之，老蓮插花藝術之美，內容及其豐富多彩，研究藝無止境。

統觀老蓮插花藝術，或參差不倫，意態天然，或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形態，構圖嚴謹，花材同容器的比例和諧，色彩素雅，構圖疏朗，具清秀、韻致、脫俗、俊逸之美。作品多表達心境，清疏簡淡，雋逸清秀，品味高雅，心象意濃，表現「閑和、嚴靜、趣遠」的高逸境界。「樸素、空寂、靜謐」，把清雅靜美寄於古器中，借植物抒發情感，表現出一個人的人格，寓含著人生觀

和哲學意義，「獨抒性靈、幽靜中延續美的意境」，<sup>23</sup>源于自然而又高於自然大善之美。從另一側面反映中國古典插在老蓮之明代的日臻完善、成熟。

清代文人鄭板橋在元人李萌的〈歲朝圖〉畫上有題七言詩句：「歲朝圖畫筆如生」「三百年來愛古情」不也就是今人對老蓮的插花古情之雅愛，誰人不喜？

老蓮作品中的插花藝術，繪畫顏色古淡，秀潤嚴謹，如〈聽琴圖〉〈愛蓮圖〉〈品茶圖〉〈歲朝圖〉〈銅瓶插荷圖〉〈煉芝圖〉〈銅瓶白菊圖〉〈閒話宮事圖〉〈晞發圖〉〈參禪圖〉〈冰壺秋色圖〉等。在他筆下，花被賦予了生命，清供物品變得雅拙。老蓮通過對宋代清供插花畫的借鑒、融匯，又出幾意，形成自己的風格。其繼承與發展了宋代理念花，內容與形式並存，滲透著宋代插花畫在技法表現上的影子，承宋代工筆畫法，細緻、飽滿，又蘊含著宋畫中清麗的風格，可見其對於宋畫提出的「展圖玩物理，動植皆自然」的見解。

## 結語

老蓮古畫插花之美，無不彰顯「愛花」之人的「胸藏丘壑趣遠，且留春住閑和」的性靈之美，老蓮通過作品中插花器等博古物具和植物素材的描繪書寫，憐物戀花，固然有明末崇奇尚怪之藝術氛圍的影響，更與老蓮本人自矜、超邁、唯美、憐物的精神氣質相表裏。就其思想歸屬而言，這一精神氣質與儒、道都有一定距離，而與騷人遺韻最為親近。有學者以為，這是陳洪綬游離於理學殿軍劉宗周之門而最終不能成就為名根柢儒脈的學者之根本原因。老蓮一生和馨香世界「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畫中素材道具不就是他人生之道具嗎，這就是他性靈之風標，藝術之徽記。老蓮一生，才華橫溢，於詩書畫等均能獨樹幟。陳洪綬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最大成就和對後世最傑出的貢獻除他的繪畫藝術之外，綜上論證，難道其古畫中所表現的插花藝術不也是對今世的貢獻麼。老蓮古畫插花之美，所繪插花的各類型如同繪畫造型藝術極富秩序美和空間美，從另一個角度看彰顯明代中國古典插花之巔盛的一個側面。

---

<sup>23</sup>徐文治，《瓶花之美》（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頁封底。

## 参考文献

- 曹玉星、楊秀蓮，《插花學初論》（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8），頁 15。
- 傅佩琍，〈明代花藝理論研究 以 張謙得「瓶花譜」為核心〉，《明新學報》，33 卷（2007.7），頁 71-88
- 萬新華，〈陳洪綬研究廿五年評述〉，《大連大學學報》，028 卷 001 期（2007.1），頁 101-105。
- 殷媛媛、張春新，〈陳洪綬人物畫中花瓶造型藝術研究〉，《美與時代:美術學刊(中)》，9 期（2020.9），頁 44-45。
- 王曉麗，〈陳洪綬畫中器物及其涵義〉，《書畫世界》，5 期（2016.10），頁 85-86。
- 李鑫，〈淺析陳洪綬作品《隱居十六觀》中植物元素的裝飾性〉，《工業設計》，1 期（2020.1），頁 44-45。
- 張欣蔚，〈陳洪綬人物繪畫中“道具”的含義〉，《人文天下》，3 期（2017.3），頁 64-68。
- 範小琪，〈陳洪綬作品中瓶花圖像淺析〉，《神州》，6 期（2020.6），頁 32-33。
- 宋長江，〈陳洪綬人物畫中的瓶花形象考察〉，《美術》，7 期（2017.7），頁 115-119。
- 張荀，〈明末陳洪綬茶畫中的茶事美學初探〉，《美育學刊》，1 期（2020.1），頁 112-120。
- 曹玉星，〈中國古典插花器型考〉，《閱江學刊》，3 期（2020.6），頁 127-138。
- 王正華，〈女人、物品與感官慾望：陳洪綬晚期人物畫中江南文化的呈現〉，《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0 期（2002），頁 39。
- 王正華，〈女人、物品與感官慾望：陳洪綬晚期人物畫中江南文化的呈現〉，《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0 期（2002），頁 39。
- 同上註，頁 39。
- 廖寶秀，〈梅瓶史略-梅瓶的器用及其器型演變〉，《故宮文物月刊》，122 期

- (1993)，頁 52-79。
- (明)陳洪綬，《陳洪綬全集④》，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頁 66。
  - (明)陳洪綬著，吳敢點校，《陳洪綬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頁 420。
  - 高嘉璟，〈陳洪綬女性題材繪畫“古”“今”交融之淺析〉，《吉林藝術學院學報》，3期(2021)，頁 74-79。
  - 朱良志，《南畫十六觀作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373。
  - 王曉麗，〈見微知著陳洪綬畫中器物研究〉，《山東藝術學院學報》，5期(2011)，頁 45。
  - 許淑真，《優雅 06 中國花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頁 14。
  - 馬大勇，《瓶花清味：中國傳統插花藝術史》(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9)。
  - 徐文治，《瓶花之美》(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頁封底。